

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精品荟萃

1

舒楠 兴安 主编

中国小说 精品荟萃

- 王安忆 《叔叔的故事》
池 莉 《太阳出世》
方 方 《祖父在父亲心中》
张 宇 《乡村情感》
刘 恒 《教育诗》
杨争光 《黑风景》
吕 新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
迟子建 《原始风景》
格 非 《唢呐》

农村读物出版社



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精英丛书

中国小说最成熟最辉煌的一页
新写实 新体验 新状态……
先锋派 实验派 女性主义……
各种流派 精彩纷呈

责任编辑/马春辉

装帧设计/胡金刚

ISBN 7-5048-1553-5



9 787504 815538

ISBN 7-5048-1553-5/1·225

定价: 23.80元

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精品荟萃



中国小说精萃



A0921330

舒楠 兴安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精品荟萃. 1 / 舒楠, 兴安主编. 北京: 农村读物出版社, 1991. 10 (2001.4 重印)

(中国小说精萃)

ISBN 7-5048-1553-5

I. 九… II. ①舒… ②兴…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0226 号

出版人	沈镇昭
责任编辑	马春辉
出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026)
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4
字数	400 千
版次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印数	21 801~24 800 册
定价	23.8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编者的话

任何一种中国当代小说的选本，都不可避免地透露着编选者对中国现代小说历史发展倾向的观点与看法。

回顾历史，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形式在中国的发展并不长，至多有八十多年的时间。但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新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一开始就以一种进步文学的面貌伴随着整个中国的变革进程。历史与现实赋予中国新文学以良好的传统和鲜明的创作倾向。

在整个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中，中国知识分子富于牺牲精神和充满悲剧意识的命运构成了新文学创作中最令人感怀的一章。社会生活急速行进，个性主义的追求与人道主义情怀的相互纠缠，观念意识上的高度觉醒与深陷黑暗的身心的不能自拔和无力，就使从鲁迅笔下的狂人、吕纬甫、魏连受到茅盾、巴金、叶圣陶、冰心以及丁玲、路翎、老舍小说中那些追求革命和个人幸福的知识分子都染上了或孤寂无援或犹豫彷徨或忧愤苦闷乃至自弃自戕的悲剧色彩。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新文学最初的文学创作中就已经清醒和深刻地认识到变革对于中国的深层冲击和社会历史进程中必然出现的巨大矛盾。因此，“肩住黑暗的闸门”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责任感以及由此形成的牺牲精神便是新文学以知识分子为内容的小说创作的主要特色。

对代表中国实际生活现状并构成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主体的农民阶级痛苦命运的关注是新文学创作的又一特征，同时它也是许多小说家人道主义情怀的集中体现。也许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一直构成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厚传统的缘故，新文学中只要是真切地反映了农民的遭遇、疾苦以及他们的生活领域变化的小说，都或多或少地取得了成功。但在以一种新的精神文化代替旧的精神文化的变革中诞生的新文学，其最优秀的现实主义

小说已经不再仅仅是关注一下农民物质生活的疾苦和政治上的悲惨命运，当然更不是以一种士大夫的悠然眼光去欣赏赞美乡村的田园风光和农人的纯朴民情。他们面对的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在“圣君贤相”的政绩下形成的精神负荷、心灵扭曲和落后愚昧如何阻碍着他们改变自身命运并获得新的文明生活的问题。从鲁迅的闰土、阿Q和祥林嫂开始，把人道主义的同情转化为对农民心理世界的剖析、对传统观念的批判以及对农民获取真正解放的热望，才真正构成农村题材小说的发展方向。

就文学本身而言，小说叙述主体的个性主义表达方式和文学语言技巧、手法的创新也是新文学小说作品的鲜明特点。谁也无法割断新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的联系。倘若我们视文学尤其是小说为一种个人的创造活动并且理解小说家据以面对现实生活的方式与传统小说家已经不同；倘若我们还能深刻地意识到处于新旧文化冲突中并且是作为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一员的小说家，大体是用一种审视和超越的眼光来看待现实社会的话，那么，采用不同于传统说书人的叙事方式，营造不同于传统文学中惯常运用的意象氛围，甚至不采用社会普遍公认的观点（用社会普遍公认的观点构筑小说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小说的显著特征。即便在今天，我们也能在许多作品中强烈感受到）就不单单是一种纯粹艺术形式的问题，它同时也是对既有的僵硬陈腐的感觉方式和理解方式的挑战与更新！

事实上，历史对作家的要求并不苛刻，甚至不揣冒昧地说我们的欣赏力水平不高的读者对作家的要求也并不苛刻。在当今整个社会正以一种强烈的物质欲望紧紧盯着生活水准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时，我们的作家将给这个比任何时代都纷纭复杂，也比任何时代都更伟大更令人振奋的变革时代创作出什么样的精神财富呢？换句话说，作家将用怎样的手段使人们稍稍旁涉一下那美妙、纯洁的想象世界，追求一点心灵的崇高与神圣呢？我们有理由期待。

对于承载着现代文明精神素质以沿续社会历史文化品性和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现，王安忆《叔叔的故事》和方方《祖父在父亲心中》给予了较为有力的表现。《叔叔的故事》将犀利睿智

的理性分析作为想象的框架，描述了叔叔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叔叔在历史命定般的束缚下进行的努力与挣扎，让人联想起来的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人生的苦难与荣耀，所具有的共通的特性。《祖父在父亲心中》则以自传的方式充满亲情地叙写了家族先辈的人生命运，将民族历史事件和个人际遇结合在一起，透视并反思着两代知识分子不同的现实价值取向。在祖父和父亲不同的命运结局中，读者不难理解，在已往的岁月里，知识分子遭遇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苦难是多么的触目惊心。在以都市生活为内容的小说创作方面，新写实小说特别是方方的《落日》和池莉的《太阳出世》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仿佛在熙熙攘攘嘈杂喧闹的大街上不经意抬眼看到的一片湛蓝天空。

这一年度的小说创作在表现农村乡土题材方面，让人看到了某种扎实稳健的可喜趋向。李佩甫的《画匠王》和赵德发的《通腿儿》挖掘到了令人感奋、令人动情的生活意蕴，体现着作家对农民的理解和同情；《黑风景》是一篇内涵深刻的、有分量的中篇小说，在一个传奇的故事中，用简洁冷峻、入木三分的讽刺手法表现出了每一个人物微妙的心理变化。熊正良《闰年》、刘庆邦《汉爷》、阎连科《瑶沟人的梦》、雷建政《往年雪》、乔典运《香与香》、陈应松《草荒》、吕新《人家的闺女有花戴》、迟子建《原始风景》从不同时期、不同侧面反映着农村的变化以及改革对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开掘出农民在各种各样的境遇中的深层心理和性格特点；张宇的《乡村情感》和刘恪的《红帆船》也是这一年度较有影响的作品，后者艺术手法和对楚地风物人情的意象营造所具有的代表性，以及前者在描写中原农村传统意识观念和风俗的倾向性上都有颇令人注意和思索的地方。

我们在当今文学刊物林立，小说作品令人目不暇接的情况下，为读者按年度选编了“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精品荟萃”，以便读者把握中国小说创作的最新发展动态。

所选小说均有简短的评介文字和作者简介，书后的“推荐篇目”，是根据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和推荐，将当年度各种文学期刊上值得一读的作品篇目（包括长篇小说）汇集在一起，以使读者和

文学工作者进一步阅读和研究。在本书的选编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文艺报》、《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人民文学》、《收获》、《上海文学》等报纸、杂志的理解和支持，许多作家和杂志编辑还为我们推荐了不少作品篇目，在这里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1991年5月

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精品荟萃(1)
中国小说精萃

目 录

● 编者的话

● 中篇小说

叔叔的故事 王安忆 (1)

黑风景 杨争光 (67)

太阳出世 池 莉 (115)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 吕 新 (170)

祖父在父亲心中 方 方 (197)

原始风景 迟子建 (230)

乡村情感 张 宇 (315)

香与香 乔典运 (357)

目 录

● 短篇小说

画匠王 李佩甫 (274)

通腿儿 赵德发 (300)

唢哨 格 非 (379)

往年雪 雷建政 (399)

● 短章二题

教育诗 刘 恒 (414)

汉爷 刘庆邦 (424)

● 推荐篇目 (435)

叔叔的故事

王安忆

【作品导读】

《叔叔的故事》是一代人的故事，是一代知识分子亦真亦幻的梦魇般的历史，也是作者利用某种合理合情的想象弥补了史实的不充分，而对叔叔这一代知识分子所作的人生探秘。这种探秘必然会在文学的基础上升华到历史的范畴。

几乎所有的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无法摆脱现实生存与理想信念、灵魂与肉体之间的搏斗冲突。叔叔的一生印证了历史，也印证着人性的现实发展。这是一个充溢了幼稚夸张的激情、卑琐冷漠的内心和屈辱软弱的赎罪行为的时代。

小说将犀利睿智的理性分析作为想象的框架，描述了叔叔的心灵路程。叔叔在历史命定般的束缚下进行的努力与挣扎，让人联想起来的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人生的苦难与荣耀所具有的共通的特性。

我终于要来讲一个故事了。这是一个人家的故事，关于我的父兄。这是一个拼凑的故事，有许多空白的地方需要想象和推理，否则就难以通顺。我所掌握的讲故事的材料不多且还真伪难辨。

一部分来自于传闻和他本人的叙述，两者都可能含有失真与虚伪的成分：还有一部分是我亲眼目睹，但这部分材料既少又不贴近，还由于我与他相隔的年龄的界线，使我缺乏经验去正确理解并加以使用。于是，这便是一个充满主观色彩的故事，一反我以往客观写实的特长；这还是一个充满议论的故事，一反我向来注重细节的倾向。我选择了一个我不胜任的故事来讲，甚至不顾失败的命运，因为讲故事的欲望是那么强烈，而除了这个不胜任的故事，我没有其他故事好讲，或者说，假如不将这个故事的讲完，我就没法讲其他的故事。而且，我还很惊异，在这个故事之前，我居然已经讲过那许多的故事，那许多的故事如放在以后来讲，将是另一番面目了。

有一天，在我们这些靠讲故事度日的人中间，开始传播他最近的警句。在我们这些以语言为生产的劳动者的生活里，警句的意义是极大的，好比商品生产中的资本，可产生剩余价值，又可投放市场和扩大再生产。所以，传播并接受某人的警句，是我们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警句是：

“原先我以为自己是幸运者，如今却发现不是。”

恰巧在这一天里，因为一些极个人的事故，我心里也升起了一个近似的思想，即：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快乐的孩子，却忽然明白其实不是。”

他的警句和我的思想接上了火，我的思想里有一种优美的忧伤，而我又要保护我个人的故事，不想将其公布于众，因为这是与情爱有些关系的。所以我就决定讲他的故事，而寄托自己的思想，这是一种自私的、近乎偷窃的行为，可是讲故事的愿望多么强烈！我们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将真实的变成虚拟的存在，而后伫足其间，将虚拟的再度变为另一种真实。现在，故事可以开始了。

他与我并无血缘关系，甚至连朋友都谈不上，所以称之为父兄，因为他是属我父兄那一辈的人。像他这类人，年长的可做我们的父亲，年幼的可做我们的兄长，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就称他为叔叔。他们那类人倒霉的时候，我只有三岁，而当我开始接受

初级教育的时候，他们中间近半数的人已经摘去那顶倒霉的右派帽子，只留下了一些阴影，尾巴似的拖在他们身后。等那阴影驱散，云开日出，他们那类人往往成为英雄的时候，我已经是成熟的青年了。这便是我与叔叔在时间上的关系。他们那类人倒霉的真相，有的已大白于天下，有的至今还是个不幸的谜，有的很冤枉，有的很荒唐，也有的很活该。叔叔是因为一篇校刊上的文章，以一头小驴子的第一人称，描写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的过程；以小驴子从过不惯集体生活、自私自利而变为热爱集体大公无私，来反映从个体农民到公社社员成长的过程。叔叔所以采用这样的拟人化的手法，是因为他刚读过一本借来的伊索寓言。这篇文章被指责为污蔑农民是没有自觉性的驴子，并借驴子之口攻击合作化运动。我曾在三个不同的场合听到或读到叔叔复述这篇文章。其时，叔叔已成为一名讲故事的专家，叙述这样一篇小东西完全不在话下。第一次是在一个全国性作家大会的小组发言上，叔叔以他自己的经验来批判极左路线是多么有害，他说他其实是热心地真诚地赞颂合作化运动，好心却变成驴肝肺，他说他愿意滚钉板来证明他的忠诚，多年的劳改生活充满了赎罪与乞求生新的心情，犹如炼狱一般。他的苦难经历深深吸引了像我们这样的青年，我们则以我们插队的经历去吸引下一批青年，当我们被上代的经验哺育长大后再操起批判的武器，来做一次伟大的背叛，就像猫和虎的中国童话。叔叔很认真地叙述他这一篇致命的文章，作了许多注释，生怕我们不懂也怕我们看轻了它。这篇文章有一种刻骨的天真烂漫，令我们微笑不已。第二遍听到这篇文章是在某个刊物举行的笔会上，一日傍晚，参加笔会的人们走在夕照下的海滩，叔叔以自嘲的口吻告诉我们这个几乎致他于死地的小文章，他嘲讽当年政治运动的荒诞不经，多少纯洁青年的命运被这荒唐历史演绎而摆布，一个偶然的行径却可成为决定生死事故，这便是宿命吧！他三言两语地说完文章，那文章显得既简练又富含义，展露了一个青年早期的文学才华。这篇文章第三次出现是在叔叔发表于某杂志的文学小传里，这一回已是一篇真正的伊索寓言，对当时的世事，充满了具有先知意味的讽刺，作为处女作排列在叔叔的写作历程里，使叔叔的文学生涯一开始便充满了大祸临头的

灾难意味。后来我还听别人第四次说起过叔叔的文章，那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家伙，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里，他到处声称自己是一名“漏网”的右派，所以没有戴帽完全是出于侥幸、偶然和不公平。他说他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右派，叔叔则是个假的。在叔叔的档案袋里，装满痛哭流涕卑躬屈膝追悔莫及的检查，他又顺便提到叔叔的文章，说那文笔糟得呀！不如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所以成了右派，完全是为了凑数。这真正是个错划右派啊！他脸上布满了痛心的表情。这是叔叔顶顶走红的时候，几乎成为我们这些人的精神领袖，所有的人全都分成两大派，一是崇拜他的人，二是中伤他的人。所以，此人提供的情况立即被排除出考虑的范围。我只须从叔叔三次叙述中挑选一次，作为我讲叔叔的故事的材料；或者是将三次结合起来，这符合我们一贯遵循的创造典型人物的原则。我想：我选择第一次叙述中的那一个真诚的纯朴的青年，作为叔叔的原型；我选择第二次叙述中的那一个具有宏观能力且带宿命意味的世界观，作为叔叔的思想；我再选择第三次叙述中的那篇才华洋溢的文章，作为情节发生的动机，这便奠定了叔叔是一个文学家的天才命运的基石。现在，叔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致可以确定了。

叔叔就这样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右派。当时，他年轻得还没来得及谈恋爱，所以他和别的故事里的右派所不同的是，他没有女朋友，因此就没有人与他联手演出伤感的离别剧。他背了一个简单的铺盖卷，去了青海。去青海的这段路程，我们可从许多右派的回忆录里获得印象：大雪茫茫，车在暗夜里行驶，几临深渊而悬崖刹车，当车从峭壁下驶过时，宛如一只白色的虫蚁在千沟万壑里爬行。在他身边，有一个老人，教授模样，慈爱地问他有多大年龄，又说他和他第三个儿子一般大。当别的右派在熟睡的时候，这老人给他讲了一个俄罗斯童话，关于喝鲜血而活三十年的鹰和吃死尸则活三百年的乌鸦。当鹰尝了一口死尸的腐肉之后，腾空飞起说道：我宁可喝鲜血活三十年，也不愿吃死尸而活三百年！老人的童话在这雪夜行驶的货车里产生出奇异的效果，青年右派虽然还不能理解童话的含意，可是却被这忧伤又激昂的气氛感动了。后来，那老人与他分在农场的两个大队里，他们就再也

没有见过面。这一个夜晚就像是一个梦境，却留给青年一个童话。从此这个童话就存在于他的心间，供他总结并使用其中的含义。他认为这童话是教导人们要有意义的活着，要健康的人生而摒弃腐朽的人生。他引申到他的错误，心想自己险些儿误入腐朽的人生，于是努力忏悔，恨不能脱胎换骨。可是后来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里，他开始怀疑道：什么是腐朽的人生？什么又是健康的人生呢？他想他那赎罪的半生经验是决称不上健康的，他想他半生的经验全是为了向人们证明他是个诚实的青年，这种证明消耗了他整个青年时期，这有什么意义呢？再后来，他又想他的半生不是平淡度过，而是获得了宝贵的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于他日后成为一个大作家无疑是重要的财富，于是，叔叔心里充满了鹰的骄傲。

但是，当我认识叔叔之后，才知道他做右派时，去的并不是青海，而是遣返回乡，到了苏北地区的一个小镇的学校里。开头的几年是做校工，看门，打铃，扫院子，起茅厕，种学校后面的几亩菜地，还喂了一口肥猪。后来摘了帽子，便开始教书。在他成为一个传奇人物的时候，那些去青海的故事是极易产生并流传的。而所以会有那则出神入化的俄罗斯童话，大约是因为像叔叔那一代人是在苏俄文学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三套马车”永远是他们审美的背景。假如要编一个叔叔的夜晚，大风雪是少不了的，驿道是少不了的，如再要讲一个童话，那就只能是鹰和乌鸦的童话了。

叔叔当年所在的小镇与我后来插队的农村，地理上属于一个区域，行政上却跨了两个省份。我们的麦地连着他们的麦地，当他们的孩子入侵到我们湖里割猪草时，我们常常笑话他们有些字的发音，比如将“鞋子”说成“孩子”。当一个女孩丢了她的鞋子时，她便大叫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这样的趣事一个后晌便传遍了我们的村庄。我们和他们还因为争夺土地发生械斗。我是后来才知道叔叔所在的小镇就在我们邻近的，这就给我今天讲故事提供了揣测的依据。

我想，当叔叔来到那小镇不久，一场大饥荒便席卷了中国的大地。在我们村庄里，关于这场饥饿的故事流传了很多年，并且

将一直流传下去。有一些人饿死了，又有一些人撑死了。这撑死的人是在长期的饥饿之后忽然得到吃的，便暴食而死。这些吃的都是偷窃而来，或是仓库里隔年的种子，或是地里半熟的果实，假如被守仓库或看青的人逮住，便会挨打并游乡。撑死比饿死更加悲惨，他们大张着两眼，浑身抽搐，叫道“渴啊，渴”的。这时候可万万不能给他喝水，开始时并不知道，只当喝水就能救他，不想喝了水便死。后来就不给水喝了，可不喝水也还是死。那时候，我是城市里一个六岁的孩子，我记得我们城市流传着抢劫的可怕传说。于是我们便不在街上吃东西，而是带回家来吃。回家的道路总是路远迢迢和险象环生，我们紧紧拉着爸爸妈妈的大手，急急地回家。那时候，我是个幸福的孩子，我无忧无虑，我还没上小学，少先队员是我羡慕的榜样，我的命运的重闸扛在爸爸妈妈的肩上，要过很久，我的幸福才会打折扣。下乡的时候，我们跑前跑后，走东串西，要求老乡给我们忆苦思甜，他们不说则已，一说便是六零年的大饥荒。这场饥荒割断了我们村庄的历史，为我们村庄留下了一群纪念碑似的坟头，每到清明时分，坟头上便顶了一块碗大的新土，就像我们城市里的一种点心，叫定胜糕。不过，叔叔毕竟是吃商品粮的居民，每月的定额基本保证供给，饿是人人必受的刑罚。镇上没有人饿死，死的是那些逃荒路过的外乡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镇上没有猫也没有狗，都被杀吃了。镇上和周围的树皮也被放学的孩子剥光了，野菜挑完了。后来，据叔叔自己说，这一段日子倒并不难过，那时候的人都讲政策，对人也尊重，见一个右派，至多淡漠一些，倒也平安无事。至于饥饿，由于信念的支持和赎罪的心情，这一场折磨于他几乎成了安慰。他说：他像个自虐狂或者苦行僧一样，随了饥饿一阵阵袭来，便觉得自己逐渐地纯洁了。他是第一批摘帽的幸运的右派，当他第一天走上讲台，孩子们随了班长的口令全体起立，他觉得孩子们是在安慰他并且原谅他。这是我从叔叔的一篇小说中读到的，权且借来作为我故事的补充。

这时候，我该是上小学了，当老师走进教室，便随了班长的口令起立，桌椅板凳稀里哗啦一阵响。同学们私底下流传，说我们学校里有一名右派，这是一个很高级的机密，谁也不知道右派

是谁。我们起先怀疑一名图画老师，因为他脸色阴沉，不苟言笑，看人的目光充满敌意。后来我们又疑心是一名校工，因他对谁都点头哈腰，笑容可掬，似乎向人们请罪。再后来，我们认定是一位自然老师，她对同学凶恶无情，将粉笔头作子弹，射击同学的头颅。我们觉得黑暗处有一双罪人的眼睛，注视着我们，使我们紧张不安。右派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敌人，反革命和地主已在我们出生前消灭干净，只留在我们某一篇课文上以及一些反特电影里。最后，终于有人透露出来，右派是一位音乐老师。她雍容华贵，总是衣冠楚楚，弹了一手好钢琴，态度高傲，在学校里独往独来，没有一位同事与她做朋友。她和小学教育事业格格不入，她和社会格格不入，她为什么成了右派？后来我想，大约是她不服从大学分配。因为其时我恰好知道，我家楼上那一位深居简出的社会青年，由于不服从大学分配而成了右派。关于右派的经验就这样越积越多。这些右派都无痛心悔改的表现，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我行我素。而我的故事需要有一个忏悔的过程，我不愿意我的故事太平庸，所以，我就直接从叔叔自己的小说里摘录了那样的情节——“当孩子们随了班长的口令全体起立，他觉得孩子们是在一齐安慰他并且原谅他。”

在我插队的地方，人们对老师是很尊重的，养是父母教是先生的古训流传至今。于是，先生便是和父母一样重要的人了。学生为老师干活是天经地义的事。老师那里还会成为一个文化的中心，晚上，凡是崇尚知识的青年都喜欢聚集在老师的屋里。后来，我们知识青年下乡了，我们那里便成了又一个中心，并且具有取代学校老师的趋势。我想：叔叔的学校当是一所公社中学，除了镇上的孩子外，还有四周农村的孩子来读书，他们一般是干部和家境较好的孩子。他们因为没有粮票，也没有足够的细粮好到食堂去换饭票，往往都是带馍。他们都有一个布口袋，装着芋干面或秫秫面贴的馍馍。他们多数是早上来，晚上走，每天要步行几十里的路程，只有镇上的或者特别富有的孩子才住校，到了晚上，这部分住校的学生往往就到单身老师的宿舍里聚会。就是这些学生中的一个，后来成了叔叔的妻子。

一个偏僻小镇的女学生，爱上了一个摘帽右派，一个来自城